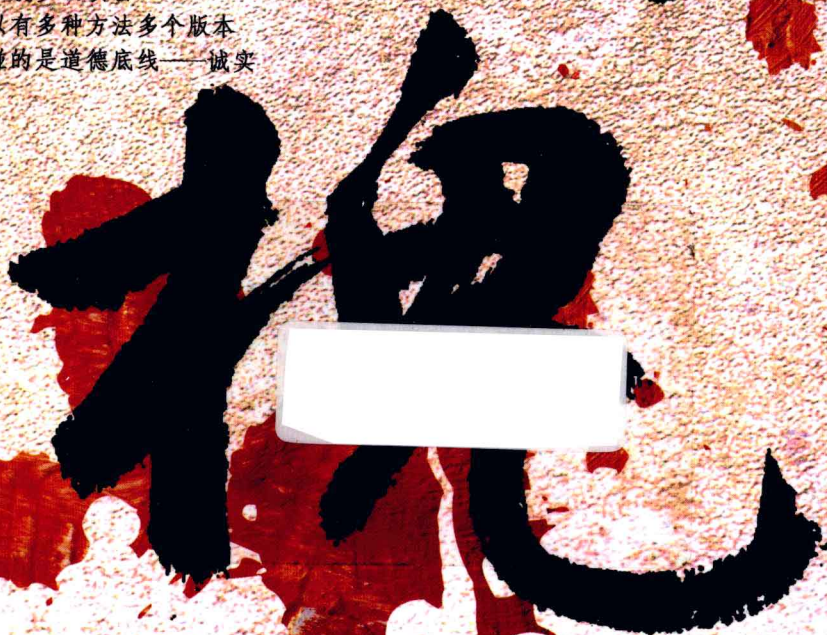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国史

张承光 著

对历史的透视多么深邃
对未来的思索就多么缜密
描绘历史可以有多种方法多个版本
唯一不能触碰的是道德底线——诚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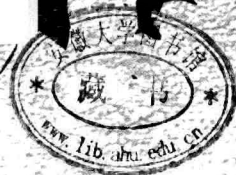


补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张承光 著

对历史的透视多么深邃
对未来的思索就多么缜密
描绘历史可以有多种方法多个版本
唯一不能触碰的是道德底线——诚实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槐/张承光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153-1227-9

I. ①国... II. ①张...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67655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责任编辑: 张皓 cypzhanghao@163.com

编辑电话: (010) 57350519

营 销: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: (010) 57350517 57350522 57350524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24

字 数: 410千字

版 次: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57350526

楔子

走进孚海市海华中学,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小花园里那株傲然挺立的国槐了。这株国槐,两个人牵手也难以合拢,树干直指苍穹,枝繁叶茂,郁郁葱葱。有风吹来,枝丫摇曳,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健壮老翁,挥动巨臂,横空秉笔直书。无人知道它的树龄,但在建校之初的老照片上,已经看到了它挺拔的身影。

国槐西展的那根一搂粗的枝干上,悬挂着一口道光年间的铁钟。这钟一米多高,喇叭状的钟口有六印锅大,钟体上凸现的古朴矩形花纹,似百年史轮辗过的斑斑辙痕。吊挂大钟的铁环,因岁月久长已深嵌枝干体内,乍一看,钟就像树干本身长出来的一般。每当晨夕,钟声如空谷传音,在小城的上空和街巷震荡,似在打破沉寂,警醒灵魂。

坊间对这树、这钟很有些说道,说它广吸日月精华,不是凡物。海华中学年年能出那么多人才,全仰仗这树、这钟的灵性。这树,根深九泉,枝叶擎天,与天地贯通,能护佑学生扎深扎正人生之根;这钟,声闻八方,联结千家命脉,广传万户福音,能开启学生的心智,指点学海迷津。不成器的有这树罩着,也能成才;混沌愚笨的,有这钟警醒,准能唤出德源智泉。

这些传言,或许有人不信,但老贺信。

自打一解放,老贺就在海华干传达,对这树、这钟再熟悉不过了,连哪根枝条是当年新生的,春夏秋冬钟的声音有何差别,老贺也都能答出个绿水青山来。

可老贺也有弄不明白的事,那就是国槐树上的喜鹊,一年四季,天一放亮,就“唧唧喳喳”嬉闹起来,可等上课钟一响,便立马停止吵闹,没了一点动静。待下课钟一响,这满树的喜鹊又和操场上的学生一样,你蹦我跳地热闹起来。老贺仔细观察了操场周边树上的喜鹊,全没这个规矩,管你上课钟还是下课钟,想吵就吵,想闹就闹,天不黑透就没个消停。

还有一件事跟钟有关,也让老贺感到蹊跷。那年,老贺的老婆在黄城老家死了,他本不想过早地把这事告诉相好的田嫂,可就在第二天,住在市郊

的田嫂突然找来了，咬定老贺有事瞒着她，说是从老贺敲的钟声里听出来的。老贺听后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只好对田嫂说了实话。不过，这钟的事他对谁都没讲。

神景儿不能露。

功夫靠练，风水靠看。直到三年后，一经风水先生的点拨，老贺便豁然并敬畏起来。

一天下午，老贺刚敲完上课钟，见校门口来了俩人，一位是个中年汉子，一位是留着山羊胡子的老者。那老者提出，不仅要到校园看看风水，还要面见校长，这不免让老贺有些犯难。

④槐

那虎背熊腰的中年汉子姓程，叫程开胜，蓬县人，因大车赶得好，且一身功夫了得，人称“程把势”。用他自个儿的话说，老婆不争气，净给他生些蹲着尿尿的，临秋未晚，才得了个带把儿的，取名程锋。自不必说程把势有多高兴了，程家几辈没出个识文断字的，拿定主意，要培养儿子念书，把几辈人手里的锄把子换成笔杆子。说来这程锋也争气，在村里读完小学，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乡中学。不料，自打进了乡中学，初一念得好好的，可转过年临近暑假，这孩子便天资泯灭了，原先那聪慧劲儿说没就没了。语文、数学两门主课的成绩，硬是像秋天落叶般直往下掉。教语文的女老师和教数学的男老师都说，这孩子上课不抬头看黑板和老师，只低头看闲书。两位老师哪里知晓，程锋上课不看他们，以至后来闹着调班，都因他俩所致。这内中实情，程锋直到临近高中毕业时才道出。这自是后话。

儿子不长进，程把势自然着急上火，一时没了章程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那位蓄着山羊胡子，自称既会算命又会看风水的先生，问过程把势儿子的属相及生辰八字，又见了程锋后，转到僻静处，手捻胡子，眯着眼对程把势说：“调正曲目有九口，守株待兔添一丁。”

程把势不解其意，忙问：“啥意思？”

风水先生含笑不答，却又说：“杨直柳曲，猪拱鸡刨，天成也。龙非池中之物，鸿非檐下可居。贤弟爱子要成大器，需离家百里之外，东南方向求学也。”

程把势大喜，便把风水先生请回家，好酒好菜款待一番。席间，程把势恳请风水先生陪他东进南下，帮儿子择一所与其属相、生辰八字相合的学校就读，并许诺，事成必有重谢。风水先生客套几句，欣然接受。次日，风水先生便同程把势一道来到孚海市海华中学。

老贺虽是个憨实人，却也不乏精明。他本想把这二位打发走，料定新来的校长不会同意让个风水先生在校园里转悠，一旦传扬出去坏了领导名声。

但他心里也揣着个小九九，想借机试试这先生的本事，看他能否算出国槐和钟的神道，以揭心中迷蒙，便做个顺水人情，开门放行了。

不想校长慕超然听后乐了，连声道：“有意思。”并要亲自前去会会。教务处副主任周明三赶忙劝阻。慕超然却说：“这有什么，人家大老远地来，为儿子选个念书的地儿，还请个风水先生相随，可见用心良苦。再说，相书也是一种文化，咱搞教育的吃点五谷杂粮，没坏处。”说着，便由老贺引领往外走，周明三紧随其后。

慕超然高高的个子，瘦长的身材，脸很白净，挂着笑容，明眸透着智慧，笔直的鼻梁显示出刚直的个性，着一身粗布中山装，上衣口袋别着一支钢笔，风度翩翩地走来，老远就伸出热情的手，道了声：“先生辛劳，一路风尘仆仆，请到屋里稍事休息。”

风水先生打眼一看便认定，这是位既儒雅又果断的人，心中暗自赞叹：好一个儒者气象啊！

在慕超然、周明三、老贺的陪伴下，风水先生和程把势在校园里转了一圈，便来到小花园的国槐树下，围着树从根到梢看了个仔细，又仰头凝视着那口大钟。许久，开口道：“钟灵毓秀，天赐也！”

慕超然含笑递给风水先生一支哈德门香烟，像请教又像提问似的说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风水先生推开慕超然为他点烟的手，把烟往耳朵上一别，朗声道：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贵校背倚不老青山，面临不竭沧海，仁、智双全矣。且西有翠园环拥，东有生灵依偎，静幽而通达，淡雅而大气，天生一书香大第。尤其这树、这钟，端居校园中心，钟树，中枢也，岂非天赐？”

风水先生看慕超然并无烦意，从耳朵上摸下香烟点上，拍着树干又说：“‘树之能为荫者，非槐即榆。’树盛而校兴，钟暗而校损。树，才也；钟，鸣也。人才辈出，名扬四海，皆树、钟之灵矣。”转而程把势说，“你家娃，到海华，如龙入海，似虎归山，必成大器。”

程把势赶忙应道：“一定来，除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”

周明三接过话：“这可不是赶大集，想来就来。”

“那是，不能为个孩子坏了学校的规矩。”程把势回道。

慕超然拉起程把势的手，真诚地说：“老哥是爽快人，回去告诉你宝贝儿子，好好读书，就说我慕超然欢迎他。”

临分手，风水先生扯了慕超然一把：“请校长借一步说话。”

二人在校大门口一侧站定，风水先生有些忧郁地说：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才出于众，人必毁之。校长虽得孔孟真传，志在种桃植李，然壮志难酬，

反为所累。眼下正值旺运无妨,但于‘知天命’之年,恐世事恶浊,仁道不畅。校长秉性刚直,冰火不能同器,更有一所谓‘故交’作祟。”

风水先生从慕超然淡然一笑中,便知慕校长压根没把他的当真,往前凑了一步,声音只有他二人能听到:“校长,老朽绝非戏言。槐为木边之鬼,炭为山下之灰。校长百年之后,也会与这株国槐为伴。”

正在这时,慕超然的女儿慕荣荣一蹦一跳地跑了来,扯着慕超然的手撒娇。周明三几步赶过来,抱起慕荣荣亲了一口:“爸爸有事,让伯伯抱抱。”

慕荣荣从周明三怀里挣着下地,嚷着:“爸爸有事,我找干爸去。”

④ 话音未落,郎新民老师匆匆过来,拉着慕荣荣:“慕校长,雪飞今天休班,槐包的饺子,我先带荣荣回家,饭后把她送回来。”

风水先生仔细打量着慕荣荣。

慕荣荣欢快地跟郎新民走了。

望着远去的孩子,风水先生问:“是令爱?”

慕超然点了点头。

风水先生深沉地瞅着慕超然,低声道:“我只说一事,便知老朽所言不谬。”

慕超然敛住笑。风水先生道:“校长命中应还有一子,此女……”风水先生略顿了顿,摇摇头,叹了口气,“世事蹊跷,命途多舛啊!”

慕超然一怔。十年后自己命运如何,他没多想,可纳闷的是,这先生咋会知道……既而,他又满心欢喜,妻子正怀着孕,莫非腹中真是个儿子?

风水先生与慕超然握手言别,便在阵阵西风里迤迤离去。

慕超然望着风水先生在斜阳里越拉越长的身影,暗忖道:“顺其自然吧。”

第一章

01

太阳还没有出，仿佛一切都在静静地睡着，只有孚海山上的灯塔忽明忽灭。

慕超然踏着朝露，穿过西山公园片片丛林，拾级而上，在玉皇庙前的戏台广场稍作停留，便信步登上顶端。

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。慕超然扩了扩胸，做了几下深呼吸，便打起太极拳，一套四十二式下来，天刚放亮。

东方出现一片微红，慢慢向上扩展。孚海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，从黎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，草木青葱的西山公园，浪花翻卷的海面，连绵起伏的山野，顿时鲜亮了。洋楼鳞次栉比的海关路，喧嚣的渔人码头，宽广的文化广场，繁华的朝阳商业街和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……处处都镀上金色的花边。

慕超然望着冉冉升起的朝阳，整个城市一览无余。

远处，蔚蓝的大海上，海鸥依依，紧贴水面，亲吻浪花，渔帆点点，驶出港湾；近处，茂密的山林中，百鸟鸣啭，燕雀翻飞，五彩斑斓，万翼凌空，给夜色初退的天空绘上一幅多姿的彩图；正前方，建于明洪武年间，方圆八里的“守御千户所城”，方方正正，位居城中，古老的城墙，东西南北四座威严的城门遗址，依稀可见，一排排井然有序，错落有致，青砖黑瓦的房屋，被经纬分明的十字大街切割成四大方区，家家户户的屋顶上，炊烟袅袅，云雾缭绕；近在咫尺的孚海市中心医院，西式古朴的建筑群，被郁郁葱葱的树木围绕着、荫翳着；左侧占据了半个山坡的孚海卫戍区，传来出操的号令，一阵嘹亮的歌声，迎风飘来。随即，海华的钟声敲响了，这是住校学生起床的钟声，那么悠扬，那么洪亮……

慕超然循声向右侧望去，这所当年由一个叫柯尔贝特的美国传教士创

办的海华中学,如今已有百年历史的省重点中学,尽收眼底。

海华是新中国成立后更名的。四幢教学楼南北有序地矗立着,整齐而巍然。一排排红砖红瓦的平房教室,均匀有致地分布在校园西侧。东侧是拥有四百米跑道的标准体育场,东南两边繁茂郁葱的树木,恰似一道天然的屏障。灰白砂浆墙面,下半部用毛鼓石砌成的三层办公大楼,古朴典雅,巍峨壮观,凹形结构有如伸展两翼的雄鹰,雄踞校园中央,俯瞰着整个校园。办公楼的北侧是学校的大礼堂,从东到西二十个矩形窗户,使礼堂显得格外宽敞明亮。礼堂的底层是图书馆,面积虽不算太大,藏书却是全市一流。不要说古籍经典,最难得的是孚海市开埠以来稀缺的孤本书册,在这里也有不少珍藏,连市图书馆查询资料,也常求于此。

②
槐

办公大楼和礼堂中间是一个冬青围拢的小花园,几十种花草千姿百态,姹紫嫣红,争奇斗艳。花园正中是个水池,游鱼百许,自乐其中。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径,逶迤蜿蜒,给小花园平添了几分古雅氛围。而参天的国槐,偌大个树冠,更是给占地一亩多的花园罩上了一个绿色的伞盖,给海华带来勃勃生机。

眺望着这所登高巅以观海,近松林以听涛,处市区而静谧,居幽境而通达,风光旖旎、景色优美的校园,慕超然发出一声感叹:“实乃读书胜地也。”

面上看,海华同其他学校并没什么两样,地盘只有六十来亩,学生一千四五百个,教职员工也就一百三四十人,可名气大得令人称奇。百年来,她的弟子遍布神州四海。据说,联合国的官员中有她的学子,美国白宫都有海华后裔的子孙。人们戏称海华中学是“孚海市的黄埔”。

转眼,慕超然到海华十年了。这十年,海华中学的名气就更大了。

如果说,历史的海华像一枚镶嵌在天鹅绒上的古钱,早已锈迹斑斑,慕超然则以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、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,使这所百年老校通体闪光。“家有娃,上海华”,当初那位风水先生的话,早已成了广告语,东南西北的越传越远。

然而,这十年,慕超然有些老了,白发多了,原先额头上不细看发现不了的细密皱纹,如今已起了垄子。

吃过早饭,慕超然换上的确良上衣,蹬上五指露皮凉鞋,踱步来到学校。

“慕校长早!”传达老贺上身穿着老头衫,下身穿着灯笼裤,捧着厚厚一沓报纸、文件和信函在传达室门外候着。

慕超然接过来,道了谢,径直向校长室走去。穿过小花园,他习惯性地老槐树前停下脚步,轻轻拍拍树干,又深情地望着肃穆的大钟,似乎想倾

诉点什么。

自从十年前见到那位风水先生，又听老贺讲了这树、这钟的故事，慕超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时常观察树上的那些喜鹊，如同老贺说的一样，学生上课时就是不出动静。他不迷信，但特感神奇，琢磨了十年也没悟出个所以然来。

老贺紧跟几步，也来到小花园。慕超然见老贺过来，捋着半白的头发，又拍着树干说：“贺师傅，这树又长了不少啊！”

“那是，比你刚来时又放粗了一大圈，快赶上碾盘粗了！”老贺每年年初岁尾都要用绳子对树身细量一次，说起来很有数。他指着国槐说：“慕校长，从发出的新枝看，我估摸今年咱学校能考上大学的，至少比去年要多一成。”

慕超然爽朗地笑着：“贺师傅，我看你快让这树弄迂了。”

“不信？你就赌等着庆功吧！”说罢，老贺也大笑起来。

还别说，老贺根据国槐的生长变化，猜度每年的升学情况，还真是八九不离十。慕超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也不得不佩服。

“贺师傅，这树多亏有你精心呵护呀！”慕超然心怀感激地说。

“慕校长，要没你，这树早玩儿完了。”老贺深情地望着慕超然。

老贺的话一下子把慕超然拉回了那个举国沸腾的钢铁年代。

那阵儿，全国几乎都成了钢铁厂，学校自然也不例外。海华中学的操场上，炼钢的小土炉林立，“突突”地冒着黑烟，把校园的上空罩了个严实。炼钢没有原料不行，不知哪个脑子灵的瞄上了这国槐和那口大钟。这么大棵树还不够烧几炉的？那么大口钟还炼不出吨把钢来？经刚提为副书记的周明三点头，团委书记钱正高带领二三十号学生，脖扎毛巾，扛着锯，拎着锤，齐呼啦地直奔国槐而来。正在树下转悠的老贺，弄清他们的来意，脸色突变，忽地转身进了传达室，操起根扁担，又疾步奔到国槐树下，挺起骆驼的脊背，横着扁担，两眼发红，厉声道：“谁敢杀树，我就先宰了谁！谁敢砸钟，我就先砸碎谁的脑袋！”他抖了抖手中的扁担，冲着领头的钱正高怒吼道：“你不领孩子们走正道，整天净琢磨些旁门左道，这不是割肉补疮，劳作吗？”

钱正高和学生们被老贺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，个个盯着老贺手中的扁担，怔怔地钉在原地，没人敢上前一步。谁也没想到，平日里憨憨厚厚、老实巴交的传达老贺，怎么突然间变成了一头狮子。

老贺手中的扁担，是他用去年的国槐断枝做成的，打磨得溜光水滑，一是为那断枝留个念想，二是万一遇到坏人也可当哨棒使用，没想到这时派上了用场。

钱正高第一个从眯眼中回过神来，跨前一步，呵斥老贺：“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公开跟‘三面红旗’、大炼钢铁叫板儿！你可知道你说这话的性质？”

“我不管你姓几，谁要敢杀树毁钟，我就和他对命！”老贺毫不退让，双方僵持着。

早有腿快的搬来了校长慕超然，慕校长问明情况，移开老贺手中的扁担，语气平和地说：“同学们，铁要炼，但靠杀树不是办法。植树造林是毛主席的号召，我们栽还来不及呢！不仅这棵国槐不能杀，校园里哪棵树都不能杀。再说，这棵国槐见证着咱海华的历史，是我们海华多出栋梁之材的标志，我们都有责任保护它。大家说，这树能杀吗？”

学生们垂下了头。

看了看情绪平稳下来的学生，慕超然又指着那口钟：“我查过，这口钟是道光年间的，经历了一百三十多个风雨春秋，得之不易，砸了再铸这么口钟，可就难了。有这树这钟与我们相伴，是我们全校师生的福分。同学们，这钟咱还砸吗？”

学生们都笑了，齐声回答：“不砸，不砸！”

这时郎新闻闻赶来，背依在国槐树上，盯着钱正高，向学生大声喊道：“同学们，慕校长的话千真万确，难道你们不爱自己的学校吗？”

大伙散去了，树下只剩下老贺和慕超然。只见老贺把扁担往树上一靠，就要给慕校长跪下。慕超然急忙扶住老贺：“贺师傅，你这是干啥？”

老贺动情地说：“慕校长，你救了这树、这钟的命，我替它们谢谢你！”

往事并不如烟。转眼五六年过去了，但这事却深深留在了慕超然的记忆里。

老贺见慕超然没接话，小声问：“慕校长，你在想啥？”

慕超然半闭着眼睛：“我在想你对今年高考蒙得准不准呢。”

“怎么是蒙？把攥的！”老贺说得很自信。

慕超然额头纹里都荡满笑意：“你快成半仙了，今年再蒙准了，我还请你和田嫂吃蓬莱春。”

“免，免，能多出好学生，比下馆子强。”老贺“呵呵”地笑着。

慕超然又问：“贺师傅，你孙子国庆今年该上初二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一眨眼来咱校快一年了。不是你，这小兔崽子哪有这个命啊！”老贺满是感激地说。

“田嫂拿孩子还行？”

“好着呢！比我都亲，就是太惯他了。”

老贺的命不好，少年丧父，中年丧妻，晚年丧子，人生三大不幸都让他摊上了。本来儿子、儿媳带着孙子在老家过得还凑合，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“救灾”那年，吃没吃的，喝没喝的，村里上百号人都患上了水肿，儿子、儿媳也没躲过，还染上了肺结核，先后送了命，只撂下个皮包骨头的孙子。

老贺是命苦，但也幸运。老天饿不死瞎眼的雀儿，让他摊上了一位知冷知热的好领导。儿子、儿媳死后，慕超然立马让老贺把孙子接了来，后来又安排进海华读初中。老贺时常暗忖，积德了，积德了，好事让孙子赶上了。

慕超然看老贺那副满足的神情，叮嘱道：“贺师傅，告诉你家田嫂，孩子不能太惯，惯子可是杀子啊！”

老贺赶忙说：“就是，一定对孩子抓把紧。”

慕超然又问：“近来书念得咋样？”

“多亏邹主任、郎老师啊，这两三个月一直帮他补习功课。没你校长的面子，谁还稀惦记这小子！”老贺话里满是感激。

“东海和新民不是外人，不用客套。孩子还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言语。”慕超然坦然地说。

“多谢校长，整天跟着俺一家人操心了。”

其实，老贺最感激的是当初慕超然不顾闲话，成全了他和田嫂的那段事。

田嫂原是个寡妇，比老贺小十几岁，以前人称“韩田氏”。老贺称“嫂”，是因为她丈夫老韩比老贺大。田嫂原先的男人解放前是老贺的工友，在码头扛大件过跷板落海死的，后事是老贺张罗办的。田嫂男人在世时和老贺最厚。老贺家在黄城，眼前孑然一身，便把田嫂家当亲戚走动，谁也没动过余外的念头。顶梁柱倒了，田嫂的日子落泊下来，老贺没少帮衬，总把每月不多的工钱挤出点送去，工友们洗洗浆浆、缝缝补补、针头线脑的活儿，老贺也给田嫂揽下，挣个仨瓜俩枣的贴补贴补。

田嫂没开过怀，虽然收留过一个女婴，但因为战乱，没在怀里抱几天就交给了一个国民党的年轻军官。男人死时，她才三十出头。可能是没生育过的缘故，身条跟大闺女没啥两样，腰是腰，胛是胛，尤其那对一走一颤悠的大奶儿，老贺偷偷一瞅就心慌。一个没了男人的少妇，一个有老婆用不上的中年汉子，一来二去，便有了故事。

不知是老贺命中该有一劫，还是乐极真会生悲，就在老贺这半辈子最舒心的当口儿，一封检举信把他和田嫂的事抖了出来，而这里面的道道，只有周明三和地理老师贾建仁清楚。

周明三属于那种好像天生革命警觉性就高的人，对教职员工和学生中

本与政治不搭调、不沾边的事，也总能咂摸出点政治味来。私下有人说他是雨果笔下的“沙威”，长了个狗鼻子，随时随地都在嗅寻，谁要是让他盯上了，没缝的鸡蛋里也能挑出蛆，鸡蛋皮也成了蛋里的骨头。他琢磨老贺有些日子了，一个旧社会在码头上混了那么多年的人，不可能没一点劣迹，吃喝嫖赌抽，哪会一样不沾？这种码头打闲儿的，绝不适合在一个重点中学干，哪怕是传达也不能将就。

周明三没白操这份心。日子一长，他发现一个秘密：老贺从周一到周六都食宿在学校，而每逢星期天，愣是见不着他的影子。老贺家不在本市，夜不归校，到哪儿胡混去了？

周明三的兴头上来了，他本想亲自盯梢，以明究竟，可又觉得自己大小也是有点身份的，一旦被人发现，脸上挂不住，便把这差使交给了他的老乡贾建仁老师。这贾老师也真对得起周明三，没出一个月，就把老贺和田嫂的事搞明白了。

“真没想到他暗地里能干出这事！”贾建仁用这句话结束了汇报。

周明三“呱嗒”把脸一耷拉：“没想到可不行啊！人这玩意儿最复杂，要学会看到他们骨头才行。凭他在慕跟前那嘚瑟气，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。”这语气里充满着自负，不知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眼力，还是为了征服眼前的这位老乡下级，又补充道，“那天他把个风水先生放进学校，我就看他不得道。慕叫他唬弄得团团转，还把他当本分人呢！”

“那你和慕校长说说，把他打发走算了！”

“直说不好。你看不出吗，慕拿老贺不错，兴许就把事压下了。再说，慕一旦告诉老贺是你告了他，他还不记恨你一辈子？”

“那咋办？”

周明三有个习惯动作，每当遇到重要话题，总爱一边搓着手心，一边前后挪动脚步。这时，他又搓着手心，进一步退一步地说：“弄封匿名检举信最稳妥，只要信寄到教务处，就好办了。”

贾建仁心领神会：“我现在就写。”

“这匿名检举信的写法，可是大有讲究的呀！”周明三阴阴阳阳地掏出一支烟点上，“比如用什么口气，还有笔迹……啊，这里面都大有学问。”

贾建仁应道：“你放心，我用村民的口气，用左手写，保证慕校长认不出来。”

慕超然看完检举信，不以为然，对坐在对面的周明三笑了笑：“老贺也能闹出绯闻。小题大做，没题也做，长舌妇之作。”

慕超然的态度完全出乎周明三的预料。他有点发急,站起来:“慕校长,这可不是小事,对搞破鞋,道德败坏的人不处理,群众会说我们政治嗅觉不灵,包庇坏人,对检举人也不负责任!”

慕超然仍挂着笑:“老周啊,话别说得太难听,坏人不可放过,好人更要保护。老贺早把他和田嫂的事跟我说了,人家是正大光明的一对恋人,怎么成搞破鞋了呢?你我可不能不做月老,做法海啊!”

“怎么是正大光明?他和那女人偷偷摸摸来往有年数了。听说人家男人活着的时候,他就常去蹿起。”

慕超然收住笑,认真地说:“看来你掌握不少情况。老贺和田嫂的男人既是工友又是朋友,经常走动很正常,不能因为现在他和田嫂走到一块儿,就断定人家当初就那个了。你想过没有,田嫂男人早过世了,老贺的老婆也走好多年了,俩人过得都不容易,都需要有个伴儿相互照应照应。咱们应替他们高兴才对,怎么好老往歪处想?生活中许多事,不能动不动上纲上线,和政治、道德品质挂钩。”

周明三仍很激动:“那也不能没登记就睡一块儿了。”

慕超然仍很耐心:“老周啊,你我都是过来的人,这男女间动了真感情,没吹哨就开饭的事不为大过。只要不是寻花问柳,组织上还是不过问为宜。当然,不履行手续就同居是不对,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。老贺家底太枯,本想攒点钱,像样地把田嫂娶过来。我还说他是吃地瓜用接碟——穷讲究,催他及早把事办了。老贺高兴地答应了,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,还说到时请你我等去喝喜酒呢!”

周明三重又坐下,心想,要去你自个儿去,别扯东拉西,我可不去喝这份子喜酒。

慕超然见周明三情绪缓和下来,继续说:“你我都是老同志了,虽共事不长,但我知道你在尽本尽力地工作。学校是教育培养人的地儿,更应懂得体贴爱惜人。体贴爱惜人,才能培养好人。个人对于组织和领导是弱者,我们稍有差池,就可能毁了人家一辈子。在处理人的问题上,可要慎重啊!”

周明三没想到事情会是这种结果。他内心也认为,慕超然说的不是没道理,但又觉得慕这人处事另类,啥事到他手里,好像就没了斤两。他能同意一个风水先生到学校转悠,由着他指手画脚,评头论足;对一个偷情的人体贴入微,关爱备至;尤其是还把一个国民党投诚人员邹东海带到学校,安排到教务处主任的位置,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,这都让他很不熨帖。不过,慕超然说的最后一句话,他还是认同的,当年若是慕超然处理自己的事,也许不会栽这么大的跟头,如今落到个教务处副主任的份上。

那年冬季，慕超然主婚，老贺和田嫂把事办了。

02

慕超然进办公室刚坐定，上课的钟声也响了，周明三敲门进来。

“慕校长，昨天下午，我去教育局把刚分来的几个新教师的档案材料取回来了。”

④槐

慕超然接过档案材料翻阅着，随后问：“老周，不是给咱五个人吗？怎么就四份材料？”

“那个……”周明三有点迟疑，“有份我没拿，叫程锋的。你该认识，咱校1959届的毕业生，对‘三面红旗’有点那个，当年没被大学录取。”

“噢，是他呀。”慕超然平静地应道。

其实，几天前慕超然已经知道了程锋的消息。当时，他就料到程锋的到来，会似石投静湖，掀起波澜。但这波澜会有多大，他拿不准。按说，学校接纳个把老师，他拍板即可，闲话不闲话可以不在意，就像当年他带着邹东海这个国民党投诚人员进东海、来海华那样，可眼下他不想那样做了。

外表看，慕超然仍似以前干练洒脱，说话办事一斧子一块，但细心的人不难从他深邃的眼神中看到一种忧郁。这些年，工作上他没觉得吃力，而身心经历的许多事情让他感到心累。他仍健谈，但注意分寸和节制；他仍开朗，但缺少了原来的爽朗和坦率。他变得有些深沉老到。他厌恶这种变化，也抵制过这种变化，渴望还原自己，但无法做到。他必须学会和适应用一把规定的尺子去衡量是非，用一个统一的口径说话。即便那尺子是根皮筋，长短随意，那口径，大小由之，也不得有丝毫的违背。他时常感到自己在雷池前徘徊，很想越过去，但全然没了当年挺着胸膛跟鬼子拼刺刀的胆气，良心也常常承受考问和折磨。他几度想从这种心境中挣脱出来，但每挣脱一次，又陷入了更深的痛苦。他只希望像一位老农精心侍弄好土地多打粮食一样，一心一意地办学，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学生。但他从这十多年经历的事情中，却品尝到许多辛酸，许多事不得不委曲求全了。

刚才从周明三的话里，他已听出这位副手的弦外之音。他半闭着眼睛，久久没有开口。

“慕校长，你在……”周明三问。

“在想程锋这个人啊！”

周明三揣摸着慕超然的心思，试探地说：“咱是省重点学校，进来的人首先要在政治上清白可靠。程锋 1958 年闹的那出，不管怎么说是个事。要不我给局里回个话，这人咱就……”

周明三话没说完，但意思说清了。

慕超然没露声色，随口说：“咱计划可是要五位新教师呀！”

“是这样。我正要跟你汇报，胡曼曼老师的亲戚，也就是她丈夫，市委新来的王副书记的外甥女在曹县教学，看能不能调到咱学校。胡老师不便说，是王副书记托人递话过来的。考虑到和上级领导的关系，你看是不是……”

周明三的话照旧没说完，但意思照旧说清楚了。

慕超然不假思索地说：“这人来咱这儿不合适。”

周明三一愣：“这事，你早知道？”

“胡老师找过我，话我已给她说清楚了。”慕超然说完，看看有点不自在的周明三，又说，“老周啊，你说得对，咱是省重点学校，对进的人是得把把关。为慎重起见，你先把程锋的档案材料取回来，咱们先看看，再一起合计合计，这样稳妥些。”

这话听起来是商议，其实是指示。周明三这点事还是能掂量出来的，嘴上说“也好，也好”，心里却暗自道：“这家伙，滴水不漏，越来越费琢磨了。”

周明三不大情愿地走了。慕超然关上门，神色一下子凝重起来，思绪又回到程锋身上。

也许有风水先生和程把势为程锋择校的缘故，从程锋一入校，他就对这个学生十分关注。可让他产生疑窦的是，程锋的学习成绩全然不像他父亲程把势讲的那样不争气，不仅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海华，而且每次考试从没在级部掉下前三名。

那年，程把势亲自把儿子送进海华，就跟慕超然讲了一段让自己大失颜面的事。

程锋上初一那年，暑假前的期末考试中，数学总共五道题，他竟然一道不会。不过，他也有应付的办法，考前就和前排扎马尾辫的女生商定，若自己哪道题不会，就用脚尖碰“马尾辫”屁股几下。一下就是第一道题，两下就是第二道题，依此类推，届时“马尾辫”就把该题写成小抄，反手从桌下偷递过来，条件是每题换一块芝麻糖。

考试时间已过大半，程锋急了，见“马尾辫”已答完，便用脚尖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连碰了“马尾辫”屁股十五六下，恐人不解，又忙把一大把芝麻糖递过去。“马尾辫”不及细数，暗笑：这小子一道不会。弄小抄不赶趟，索性把整张卷子从桌下递过去。程锋照葫芦画瓢，快当，时间一到，五道题全

14 摆弄好了。可谁知他忙中出错，来了个小猫吃小鱼——有头有尾，连人家“马尾辫”的名字也抄到自己卷子上了。

程锋学习跌落的原因，直到他上高三，慕超然才从马志坚老师那儿得知。

那是麦子开镰的季节，一天中午，同学正睡午觉，程锋趴在课桌上，抬头一看，看护他们的语文女老师不知为啥没来，便把《红楼梦》往土布小褂里一揣，蹑手蹑脚离开教室，往校园西墙外的那片小树林奔去。

⑤槐 程锋从小学三年级就迷上了闲书，什么《岳飞传》《三侠剑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，小学没上完就看了个遍，而且能绘声绘色、有鼻子有眼地讲给同学们听。上了初中，他又迷上了《红楼梦》。他这是看第二遍了，尽管看不全懂，但通过翻字典也能明白个大概意思。书中第六回《贾宝玉初试云雨情，刘姥姥一进荣国府》，他朦胧地觉得写了男女之事，可为什么非要说是“云雨”呢？他搞不明白，鼓了好几次勇气，才请教愿穿花裙子的语文女老师。谁知老师不仅没表扬他勤学好问，还把俊俏的脸蛋一拉，怒斥道：“你屁大的小孩子，不学好，整天琢磨些啥东西？”程锋从上学没挨过老师批，这使他很磨不开，但“云雨”一词更让他迷惑。

学校西围墙外的那片小树林，僻静清爽，很少有人光顾。夏天，除了鸟鸣虫叫，没别的动静，这儿是程锋常偷看闲书的地方。这天中午，他穿过围墙的便门，找了片干净的草地一坐，往树上一靠，掏出书正要看，不远处有种怪怪的声音传来。这声音像头大猪拱地时的“嚎嚎”声，又像小猪崽儿争奶吃的“唧唧”声。他循声望去，看到的一幕可把他吓呆了。离他三十多米处，一个女人双手按着棵碗口粗的白杨树，弓着身子，撅着白屁股，小碎花的裙子反卷背上，身后立着个粗壮的男人，双手搂着花裙子的腰，裤子堆在脚脖子上，裸着个壮实的黑腚，前后一耸一耸地往那白腚上硬靠。程锋一看便认出那是教他语文和数学的老师，那怪怪的声音，就是俩人弄出来的。他气不敢喘，心“通通”直跳，像是自己犯了弥天大罪似的。他像只小猫，将身子伏在树丛，蜷成一团。

这事让程锋受了很大刺激，每当上语文和数学课时，再也集中不起精神，只要往讲台上一看，眼前立马出现了一白一黑两个光屁股，神态恍惚地在黑黑白白之间徘徊，连那“嚎嚎”“唧唧”的怪声音都在耳边嗡嗡作响。

后来有同学戏谑道：“好事都让你小子赶上了，那老师也是，直接告诉你‘云雨’是什么不就得了，干吗非要示范给你看？”